

經部

春秋集注卷六

宋 張洽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公子遂弑大子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皋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皋也公即位胡氏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貶喪中逆女者與即位同不待貶而皋惡見也　胡氏曰宣公懼於見討故

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女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著敬嬴之辠也書姜不氏貴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行吉禮於斬焉衰經之中也 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母與有辠矣 胡氏曰敬嬴私事襄仲以子屬之殺世嫡凡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君母衰經中請昏納幣其辠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書氏所以深著宣公與敬嬴不可勝誅之辠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十二年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自戰及今七年矣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辠久不治而二人有辠趙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辠主諸侯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杜氏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愚謂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以齊惠之志蓋誅亂賊而先治其黨之法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商人宋人弒君咸弗能加致魯亂不治亦以見晉之無能為也

公子遂如齊 公子遂自去年三見於經所以著其為惡

之首也　胡氏曰遂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戎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于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田魯之故也信三十一年取之於曹者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強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愚謂桓公簒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辠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者必後其君遺其親而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與

秋邾子來朝諸侯朝當討之人不

貶者桓公已舉王法從同同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　令案不討有辠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辠大也鄭舍晉而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辠不當救故略之也　令案陳無辠而蒙

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之後而見侵過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故書救以與之　愚謂與之則見諸侯之來會者固義舉矣然不曰會趙盾而曰會晉師蓋鄭之從楚亦盾不能治齊宋有以致之若再書其名則書重復而予之大過

矣故止曰會晉師而不再書盾詳味書法然後見聖人抑揚之當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　任公輔曰棄地譜崇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　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崇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氏曰求成大國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為諼甚明意者趙穿已有邪謀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不能裁正也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名其端見於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又致明年之師故稱人辠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南今襄邑屬拱州

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辠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

秦師伐晉

傳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胡氏曰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報怨則問其無名之師故書伐　愚謂欲求成而反名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氏曰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故也

故去其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皐公羊作獋　趙盾為大臣任一國之重無能改君之德而君將殺之惟去以全身然後其義明此盾接淅而行之時也況鉏麑提彌明皆為靈公之欲殺盾而死矣盾之去寧可後哉趙穿平日好勇犯上數干軍令追秦軍之役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而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筭盾保庇之不黜不放平日曲意容養使之在位及至靈公欲殺盾而盾偽出奔穿弒公于桃園則未出山而歸復其位若取穿尸諸市朝猶可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為君前日庇之今日不討而用之董狐非子而誰之言是乃推見至隱而歸弒於盾真至公之筆也

聖人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在位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舉郊牛者本養以祀天之牛也 公羊氏曰養牲養二一郊牛一稷牛也然必卜而用之卜帝牲不吉則以稷牲卜用之帝牛必在于滌三月稷牛惟具郊之必祭稷者王者祀天必以其祖配之故也 愚案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耳非魯之所得用也況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二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 傳曰楚子伐

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胡氏曰具類相攻而特書于策者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代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嚴內外之分也

夏楚人侵鄭

傳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及平者仲尼削之也鄭自宣元年以晉之受賂縱辠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所當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歸霸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辠書侵鄭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　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　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傳宋以母弟須及昭公子之亂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向見隱二年註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不魯會　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謹案公子歸生位為上卿久執重權國事由

已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萌糵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　胡氏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以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嘗統大衆久得兵權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及掌耳夫據生殺之柄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而從之乎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何其悖也春秋以為逆之辠歸之歸生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賊不至失身而為人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　今案此所謂危與桓二年書至自唐同意

冬

楚子伐鄭　傳鄭未服也　今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傳書過也杜氏註往朝見止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穀二傳謹案此著高固非君命而越境特書以著其卑也胡氏曰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産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高固强委禽而請昏其女不知以禮為幹以守身而取辱春秋詳書卑宣公也叔孫得臣卒不書日闕文也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來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況見逆未易歲遽歸寧乎故書及書

來以著齊辠也禮法之所禁不可犯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人欲肆矣故以為非常特書為後世戒

楚人伐鄭 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曰案傳稱陳及楚平林父伐陳而經不書者以侵陳則平楚可知故也己之有闕不內省德而以兵加之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之所主盟者非其道也 愚案屢失幾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伐莒取向一再如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宣公遇災不知還善以補前愆而用兵不息國用空乏卒攺助法而稅民畝自此始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

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曰來盟者前定也　胡氏曰來盟所以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又歃血以固結之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宣專於事齊初未與晉通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及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萊杜氏註東萊黃縣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　胡氏曰平莒及鄭魯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萊致則師行之危可知見齊侯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而宣公惟命之從也

大旱 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傳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盟不書諱之也　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幸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辠可見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　大夫奉君命出境死生以之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禮也書至黃乃復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辠其違君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事謂時祭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仲遂得辠於文公以公子翬不書卒之例不當書卒今特書其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

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觀無駭之不氏則知季友仲遂以私恩而變前世命氏族之法春秋特書以示戒故臨江劉氏云譏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明日之祭所以賓尸也 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蓋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也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有殺嫡之舉宣公以其私於己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未畢中道擅返不正其舉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而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

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可以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　宣公母敬嬴也　胡氏曰成風屬僖公於季友及僖公立正夫人之位嫡妾始亂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禘致夫人去其姓氏秦從不稱夫人榮叔名伯含賵會葬王不書天敬嬴視效援例自立而無貶從同同也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　傳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　愚案白狄秦同壤之國也晉與秦自侵崇啟釁七年而未已晉與為婚而結以伐秦援外兵以攻與國也自此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之詞皆連兵之事

楚人滅舒蓼　蓼穀梁作鄝　杜氏註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於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　傳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楚夷自相攻滅書而不削者楚盟吳越勢益強大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

忽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註月三十日食此自文公以來二十年餘中凡列國弑父與君戕過之咎晉取于郟宋圍折骸之徵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趙子曰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加於其母誤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為敬嬴事襄仲而殺嫡立庶遂去哀姜之咎徵而不克葬天理之不可誣也又曰僖公享國八年然後成風致于廟敬嬴於宣公元年穆姜即稱婦婦有姑之詞見敬嬴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貶於成風之賵葬而此不復貶謹其始也

城平陽杜氏註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楚師伐陳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胡氏曰當歲首月朝齊而夏使大夫聘京師公享國九年於是纔一聘其於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至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狄比侵而不報萊不敢犯亟伐之畏强陵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杜氏註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屬密州安丘縣

八月滕子卒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

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命以私怨恤禮忘親其辠著矣

宋人圍滕

傳因其喪也今案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此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六年厲之役鄭伯逃歸故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人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氏曰宣三年晉成初立鄭舍楚從中國楚興師伐之辠也故稱人次年歸生弒君楚師致討稱爵與之也然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亦貶之也今此書爵豈與之乎下書郤缺之救則知辠其親以重兵侵暴中華矣故一字之褒貶所以為著明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左氏本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也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

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殺泄冶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辠矣治無辠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為微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或曰泄冶以諫死而無褒詞何也愚謂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於株林之時泄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之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然不可得矣泄冶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是以不可與宋子哀同日而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今案書歸田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謹及

闕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今崇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也如崔氏之徒復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與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傳公如齊奔喪　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使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

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

愚謂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泄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

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也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歸之故生則事之不辭屈辱歿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 愚案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抉於天子而厚於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於此與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愚案稱人者貶其捨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廹於强令無所適從之小國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之經詳言之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 謹案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如此故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録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作蘱杜氏註魯國騶縣有繹山 案詩保有鳬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也

今在襄慶府鄧縣為邿魯二國之境大水陰長陽消荆楚乘釁之徵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邿故也　胡氏曰齊侯嗣立公往奔喪卿共葬事矣修聘宜可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宣公不知以禮為國而謂妄說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盟理曲氣餒能無畏乎故備書不削以著其罪齊侯使國佐來聘傳國武子來報聘饑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困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楚子伐鄭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氏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蓋下書晉郤缺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

稱爵者直詞也以傳書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氏註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淮寧府西華縣 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兵不討亂而附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皋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 傳晉郤克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 今案書會狄者內中國而外狄也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

之舉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於邲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執夏徵舒轘諸栗門 今案楚子蠻判也能殺夏徵舒而其書之也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者所以明亂臣賊子人人共惡人人得討不閒于內外乃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楚子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徵舒弒君其罪大矣戮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陸氏徵音

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足以終討亂之義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求脫其辠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酖而死者幸而復生人強以毒飲之也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為楚莊者若能溯夏氏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置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惠案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戎狄貪婪之心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公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辠使楚莊之善惡

功皋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詞也 胡氏曰天下之惡一也臣子不能討而有天子方伯四隣同盟方域諸侯四夷君長與凡民皆得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尩入盟子良出質 胡氏曰入皇門至逵路即其國都矣不書入而止書圍蓋陳之亂天子方伯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故從末減以凡誅亂臣賊子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 公羊傳楚莊王圍

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邉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惟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逆晉人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人 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

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先穀以為謟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夫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今案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

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於輿尸士縠之徒恃强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觀公羊之言則知楚子之所以勝觀左氏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 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明日蕭潰 胡氏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夏氏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人之國不可赦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辠也其日謹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

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求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書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卑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可知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辠而受宋師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以怒強楚亂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傳以其救蕭也 今案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强中國由此致伐 胡氏曰楚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有詞于伐而得書爵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氏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辠焉晉人治其辠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者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

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荀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辠累上也 愚謂盡滅其族必怒其名狄也然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辠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蘇氏曰孔達則有辠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辠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傳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愚謂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

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 秋

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曰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辠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

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愚謂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嘗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氏曰楚不假道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卹同惡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此事以觀則知當時列國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楚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死則矜之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而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

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吾猶取此而後歸耳子反不可乃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今潞州潞城縣杜氏註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胡氏曰上卿為主將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酆舒為政而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則酆舒者辠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政紀其政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

衛卒立名襄　杜氏註王子捷即王札子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觀張彛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武帝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感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公羊作螺　案自六年至今三遇蟲災而水旱未與焉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恐當從之聲之訛也　杞邑　大夫相會蓋始於此

初稅畝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胡氏曰孟子曰耕者藉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二猶不足皆宣公啟之也

冬蝝生　蝝蝗子也滋生而將為害是以記之也

饑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案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士會書人深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並作災　成周者周之東都今之洛陽宣榭者廟無室曰榭杜氏以

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毁也　胡氏曰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稱王格于宣榭是知宣王之廟也周衰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傳出也　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胡氏曰日卒書名赴得禮也葬不月其略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鄰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秦衛若

滕雖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 六月癸卯日有食
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辠見矣
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晉侯使
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
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
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此蓋郤克怒 秋公至自會
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其賢之何
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凡弟也何去
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
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肸無祿而卒也 胡氏曰公子為

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傳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氏曰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辟其號也蓋仲尼削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曰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大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並作檉

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

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臯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亟逐之也

比事以觀則凡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集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注卷七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陳守觀

春秋集注卷七

宋 張洽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雖無王命而有文命故書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 胡氏傳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三月作丘甲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杜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

魯使丘出之　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葢未可知賦雖不同皆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也今案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信而有證可以證古今之議而知魯變法增賦之實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

未有施舍已責逮鰥救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懟君父結盟主以挑鄰怨辠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並作貿戎　傳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　程氏傳見桓五年　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

謹案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辠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師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首公穀作手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凡土一民皆屬公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為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興師四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

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傳師從齊師于莘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縶馬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　謹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

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令案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於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

佐盟于表晏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表晏之書曉然見矣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傳宋文公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陽案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令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興滅繼絕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所損益可知矣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　傳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蠻荆之大夫會恥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忮肆其禍心而不能忍也辱逮君父不亦憯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傳公

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程氏傳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啟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胡氏傳夫

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禰宮也邇近不敢稱謚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傳始厚葬用蜃炭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傳天子七月而葬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後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侈為無疑矣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

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衰世浸侈秦漢之閭窮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傳拜汶陽之田　謹案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彊偪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以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鄭公子去疾師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愚謂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辠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所以詳書告至以著其辠

秋叔孫僑如師師圍棘　棘杜氏註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　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

圍之　臨江劉氏曰曷為圍之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以為凡在巳耳季氏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以盜為不足患則叛未可誅無道不可殺則叛未可討也　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棘所以雖歸故國而不願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斂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羊作將穀梁作牆　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　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　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通嗣君也　杜氏註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傳歸叔姬故也　杜氏註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

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愚案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冬城鄆　鄆公羊作運後同　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鄙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　杜氏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　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何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曰來歸杞叔姬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

而得舉於夫家則有七出之義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梁山見詩韓奕篇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名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言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

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胡氏傳聞天王之訃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名敖周公

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　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與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

穀梁傳鄟國也　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伐宋

傳晉

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晉命也　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爭故特書侵以辠之也　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辠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胡氏傳楚僭王號聖人深惡痛絶而不赦若大

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去逆効順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畏而伐之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辠著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晉遷於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羊作侵　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陘而

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還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氏曰李巡云鼷鼩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如鼠狼免放牛也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

吳國杜氏註吳郡也今案吳郡是為平江府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 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胡氏傳稱國以伐外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

也何以外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圜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與中國會盟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裔雖大皆曰子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同惡相攻不志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鍾離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曹宣公也不郊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註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汜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謂不待貶絕而舉自見也晉合八國之軍親往救鄭則邲周監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

八月戊辰同盟

於馬陵同盟義見莊十六年晉以齊鄭之服故舉同盟之禮也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傳楚圍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　愚案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啟之也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傳衛定公惡孫

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 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 愚案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强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舉咸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胡氏傳禮不可略亦不可過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公孫壽卿也使來納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

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謹案晉侯聽讒二大夫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　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錫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

女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其凡弟及凡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爲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郯　河東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

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當自聞也　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 胡氏曰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著伯姬之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 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 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 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 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今案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劫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於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　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　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　今案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　晉人來媵　註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

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　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一月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　胡氏曰經所謹者內外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愚案君在外而興師以復

忌大臣之舉也

城中城

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冠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比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齊人來媵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氏曰如傳之說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臨江劉氏曰以為不言葬晉侯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泰山孫氏曰公留晉凡九月晉侯使

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後同　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孫行父如晉傳季文子如晉且涖盟也

謹案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宣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

愚案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

能已者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穀梁子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於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也 許氏曰平桓之詩兎于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 愚案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地闕 傳七年鄭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使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成故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　傳狄人間宋之盟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內外臨江劉氏曰四裔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其在禮義之邦苟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若夫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自齊桓以來名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辠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使呂相絶秦秦桓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 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愚案諸侯朝王之禮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已絶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

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辠具見矣　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　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劉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書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為重也

冬葬曹宣公

傳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辠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季佗也　徐邈曰葬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

無謚故例之於楚不書葬終春秋也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傳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　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愚謂此非特畢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鄭公子喜師師伐許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强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名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傳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未亡人嗚呼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氏傳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後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故書仲嬰齊以卑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　程氏傳負芻
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辠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
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　愚案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
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揜曹伯之與盟者
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
請君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
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失哉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楚子
伐鄭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
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
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欒書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
其辠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奔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

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敝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辠而稱國以殺何

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　愚案春秋襄三十年鄭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而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　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汏而驕共公已葬欲逐華元元自晉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　傳始通吳也　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　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

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吳子而卑諸侯與之會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今汝州葉縣 傳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之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 何休註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 鄭

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欒黶來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 傳晉侯將伐鄭為興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

以遲民不知信進退辠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韓厥郤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予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公羊傳楚何以不言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　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胡氏傳當是時兩君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師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　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崇寧陵

本朝熙寧間撥屬拱州　傳戰之日齊國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宫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　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　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横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强而不見公我何辠故直書以辠諸侯也

公至自會　内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

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辠乎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陸淳曰曹之辠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辠失政刑也 程氏曰王未嘗絕其位故書歸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羊作招苕丘晉地 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于晉　程氏傳寘之于苕丘也　杜氏註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謹案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

而在於會也

乙酉刺公子偃 杜氏註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謹案同刺大夫也公子買言不卒戍言非其辠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辠也比內殺大夫有辠無辠之別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師師侵鄭 括公羊作結誤 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傳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杜氏註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 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

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謹案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辠此同盟之所以書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致而以會致益公之得辠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于伐而在于會會以得免於霸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録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沉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

非所用郊也　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益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于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故特書用以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泰山孫
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
服中國不
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
于貍脤　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貍脤地闕　蘇氏曰嬰
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
也　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
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
外嬖反自鄢陵
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
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犫與長魚矯爭田
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譖諸公公怨郤至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溫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謹案郤氏雖多怨而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名其有舉無舉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舉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代總兵專

國之强臣使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益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説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舉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　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愚謂三郤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為之故以累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愚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孰弒之晉之大臣欒書中行偃也曷為不言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

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宫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愚謂無咎弃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内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　夏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　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　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欒盈魚石是也　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辠人疑若無辠故書納以正其辠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杜氏註築牆為鹿苑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寘豫在上何可長也　謹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羊作彭　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代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

伐鄭可也從之　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已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已師則名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地闕　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

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書順也　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集注卷七